

侯尘
作品

最好的时光 是不散



Never

Say Goodbye

The

Best Time

of

Our Lives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有所眷恋，你便再也无法独自前行；有所依赖，你便再也不能不告而别。}
{ 有所欢喜，你便再也不是坚不可摧。因为爱，你变成了软弱的人。}

最好的
时光
是不散

侯尘 作品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好的时光是不散 / 侯尘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10

ISBN 978-7-5502-6049-8

I. ①最… II. ①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0343号

最好的时光是不散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王 巍

特约编辑: 成 暄 吕露冰

封面设计: 郑金将

版式设计: 杨祎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21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5印张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04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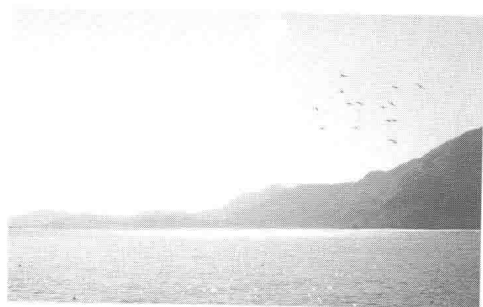
定价: 36.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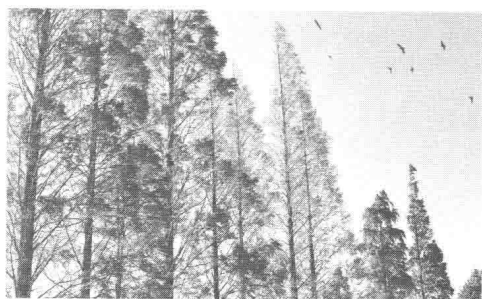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CONTENTS



- Chapter 1 001 你好，亲爱的陌生人
- Chapter 2 023 不会因为时间消亡的爱情，那是什么？
- Chapter 3 033 你，怎么不闭眼睛？
- Chapter 4 049 它让你从平凡的生活中变得与众不同
- Chapter 5 069 念念不忘的恨，你有过吗？
- Chapter 6 085 因为太美了，所以一直难以忘怀
- Chapter 7 103 久了就会想要了，还会要得很多很多

Chapter 8	119	恰如其分的爱情是神奇遇
Chapter 9	137	爱，让你变成软弱的人
Chapter 10	159	最好的旅程是有所放弃
Chapter 11	179	爱情，从来不是她的全部
Chapter 12	201	不再被时光庇佑的大人
Chapter 13	219	可是，那颗原本鲜活的心脏呢？



CONTENTS



Chapter 1

你好，亲爱的陌生人

2006年10月1日，晨，7点10分。坞瑶。

南方小镇的十月，依旧还是有些闷热。对于这座众山围绕之中的水乡小镇来说，它有着所有江南小镇该有的特色和平凡。狭长而迂回的街道，布满斑驳青苔的石板路上淌着水渍；拐角处冲冲撞撞的孩童，手上满是泥渍。杏黄的泥渍被他们擦拭在衣衫的袖口上，白色莲蓬裙的裙摆上，红扑扑的脸蛋上，甚至是被冲撞之人的胸口上。1元钱一碗的馄饨，皮薄馅多，配上少许葱花和油渣，加很多很多的醋，一勺特制的辣酱，多少看自己的喜好。天刚有些微亮，浓重的雾霭将整个山城包裹，远处单车清脆的铃声由远及近，雾气太重了，以至于叶素息无法判断自己同单车的距离。她险些和对面骑车的中年女人撞个满怀。素息轻声道着歉，给来人让出路，然后转过身去，站在原地等待。

叶素息今天穿着母亲昨日为自己买的过膝雪纺碎花洋装，一把漆黑的直发绑成一束，绑得不高不低。一双白色平底鱼嘴凉鞋，细细的带子绕过脚踝。脚踝细小，向上的小腿有着块状的肌肉，这是从小练舞得来的。

叶素息站在弄口等了一会儿，看见叶和拖着行李箱出现在拐角就接着转身向前走。叶素息和父亲始终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拉得远了，就停下来等一等，走得近了，就自然而然地加快脚步。坞瑶的车

站并不大，破旧地挤在一些小商铺之间，很难被发现。时间尚早，赶早班车的人并不多，所以显得有些寂寥。三三两两的旅人背着行囊，提着麻布袋，坐在蓝色塑料椅上，耷拉着脑袋，时而看表，时而看车票。明明早已记住了发车时间，却还是习惯性地一再确认。乞讨的老人躬着背，常年未清洗的花白的头发结在一起，手里拿的破旧瓦罐里，有零星的硬币和纸钱。叶素息从口袋里掏出硬币，丢进罐子里，硬币和瓦壁相撞，发出清脆声响。老人用带着浓重坞瑶口音的普通话，艰涩地说着谢谢。素息微笑着点头，也同别人一样，下意识地望了望列车时刻表。

去丽溯的车还未开始检票，叶素息与叶和很沉默地并肩坐在一起，谁也没有说话。叶素息觉得对于表达的障碍，是会遗传的。父亲的沉默寡言，像是根植在她身上的一种符咒，被下盍在她瘦削的骨骼深处，带着醒目的标签，标注出她同身边这个男人的关系。那是种无法否认和不容辩驳的关系。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之间都是疏离的，一般家庭的亲密无间，在叶素息和她的家人这里，显得稀少，因为稀少的缘故同时也就显得珍贵。上大学，这是叶素息离开坞瑶的原因。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长久的离开，实际上并未带给叶素息太多情绪上的波动。离别的不舍以及对于远方未知的可怖，这些都没有。相反地，这却是她期盼已久的离开，离开这座狭小如斗的山城，这座捆绑住她手脚甚至是心的地方，去开阔之地，另辟新径。

如果你凑巧在那个时刻从二楼拐角处经过，从这个蓝色的画着喜鹊图案的玻璃窗口望下去，你会看见远处这对坐在绿色长椅上的父女——他们肩并肩坐着，女孩拨弄着新买的手机，男人出神地看着墙壁上的挂钟。他们像是认识又像是不认识一般沉默长久地对坐。

似乎这样的沉默，他们早已习惯，也并不为此而感到有什么不妥。

“还有二十分钟，会议就要开始，你一个人走，可不可以？”

叶和和女儿乍一看是不像的。可是细看之下又是像的。尤其是嘴巴。它们小而薄，不说话的时候都略微下垂，显得倔强而严肃。

“嗯。”叶素息听见父亲的问题，下意识地点头。

叶和走得很快，叶素息知道，会议再有20分钟就要开始了。父亲是个极其守时的人。迟到，这违背叶和规整的性格。叶和在垵瑶县府的民族宗教事务科里任职，处理一些宗教事宜。当然，垵瑶那么小，小到连纷争都是细碎和不值一提的。在叶素息眼里，父亲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他去参加各类宗教节日：万圣节、复活节、圣诞节，去观看某个孩子的洗礼仪式，拿回来很多苹果、面包、面条以及铃铛。他去寺庙查看斋饭的卫生情况，关心僧人们冬天是不是有足够厚的棉被过冬，甚至是香火垃圾归类后的去处。章思琪对叶和总是不满意的，她认为叶和的老实隐忍，让他错过了太多施展抱负的好机会。这样一个科长的职位，叶和一做就是满打满算20年。书房里的各类经文，几乎将一面墙壁填满，却换不到哪怕是一件新家具。叶素息觉得或许母亲认为一辈子做的最错的事情，就是嫁给了这个少言寡语的男人。在这一点上，叶素息和章思琪是不同的。

在这个世界上宣示力量感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往往声如洪钟、力如蛮牛，却心高气傲、浮躁又没有耐心，大多时候都是计划天衣无缝，行动却错漏百出。而叶和不同。她欣赏他的严谨和内敛，对待万事万物有着敬畏之心，不虚饰也不冷酷。叶素息相信，父亲远比她与母亲见到的要强大百倍。她其实一直都未和他说过，他是她成长道路上，

最好的，也是最持久的天光。

叶素息这样想着，目光不由开始追随着父亲走出车站的背影。父亲的背影矮小，一旦走进人流就很难被辨识出来。她站在原地望着那远去的身影望了很久，在心里升起期盼。她期待着父亲可以回转过身来和她挥手道别，甚至开口说那么一两句叮嘱。可是，父亲走得快极了。会议肯定很重要吧？叶素息这么想着。嘴角绽开几许笑意，冲着那个疾走而去的背影轻微地挥了挥胳膊。再见很小声，小声到连她自己都快听不见。

开往丽溯的车，小而拥挤。因为赶上开学高峰期，所以加了许多班次。埤瑶早晨里的空气湿润，且弥漫着各种各样的味道。水果和新鲜蔬菜的清香、早饭店里热气腾腾的包子味、摩托车开过后残留的尾气以及随意丢弃的垃圾中散发的隔夜菜的腐败味，通通混杂在一起。叶素息皱了皱眉，打了个喷嚏，揉了揉鼻子快速通过检票口。发车时间渐渐逼近，上来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三两结伴出发的孩子，嬉笑打闹，声音大极了，像是在宣示主权；当然，也有同她一样独自出发的人。他们站在车门旁，和家人依依惜别。眼角噙泪，双手相交，像忐忑的雏鸟，第一次离巢，一步一徘徊，仿佛到了末日。最后得到素息注意的是一个三口之家：背着大包小包面露担忧的父亲；双手插口袋，头戴耳麦，吹着口哨，傲视一切的儿子；以及随着男孩一并走进来的脸色发白的母亲。那女人一刻不停地对着身边的男孩说着话，一旁的男孩却只当不觉。他照例吹着欢快的口哨，不愿低头看她，甚至觉得母亲的叮嘱让他觉得有些羞耻。于是他焦急地推着身旁的女人，催促着他们下车去。

那样的一个时刻，作为孩子的父母，他们理解不了孩子迫切想要挣翅高飞的自由的心。那样的心，蓬勃、汹涌、力量坚定、无知无畏、一心向前。而孩子呢，他们实在是太忙了。他们忙着憧憬远方，忙着计划未来，忙着做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根本没有工夫体会离别的滋味。至亲至疏的关系，可能就是如此。素息默默打量着上来的这个家庭，心里竟然生出庆幸之感。庆幸她的家庭和她的疏离，让他们三个人，都可以坦然地面对分离。

熟悉的哨子悠扬地划破黎明，那是发车的号角。车子随着口令，一点点向后退去。很多的人站在车站入口，不停朝着车子的方向挥动手臂，那是被留在原地的一群人。他们和离开的这群人进行着庄重的道别。起初这样的道别是有确切目标的。后来车子渐行渐远，这样的目标就变成了一截车厢的某一块挡风玻璃，然后是柠檬黄的车牌上的一串没有意义的号码，最后是扬起沙尘的巨型的黑色橡胶轮胎。叶素息下意识地将脸转向窗外，窗外熟悉的景致开始往身后一点点掠过去：汽车、摩托车、红色的人力三轮、面容模糊的人群、错落低矮的灰色平房、卖水果和特产的小摊位以及琳琅满目五颜六色的商铺广告牌……目之所及的地方都被拉出一条长长的尾巴，延展着她的视线。这时，车厢内原本嘈杂的欢乐气氛里，蓦地响起几声不和谐的啜泣。这样的啜泣被分别的情绪浸泡发酵，一下子就蔓延到了整个车厢。叶素息忽然觉得眼睛涨涨的，好像是要哭了。于是她努力地将眼睛睁大，一眨不眨地瞪着外面。她发现那些倒退的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和物，渐渐变成了一些模糊的色块，红、橙、黄、绿，起初是彩色的，继而是黑白的，最后变得没了规则，无法辨识出形状。

绵绵的群山，横亘在雾霭朦胧的远处，像一座又一座城堡。坞瑶

渐渐地远了，眼前展现的是从两山之间被人工挖掘出来的高速公路。它们笔直宽广，运载着无数的人从这里出去，回来的却寥寥无几。此时，坞瑶的指示牌嗖地从眼前飞了过去，很多的孩子开始转过身，跪在座位上往后看，看着黄色的指示牌消失在暮色深处。素息却执拗地不愿意回过头去。

她知道那是她的家乡，但她却从不觉得那会是她的长居之所。她知道她终将离开，无数个夜里的挑灯夜读，她和意志互相磨损消耗。舍弃的东西那么多，只为换取远走的一纸通知书。她并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却也并不甘于平庸。这是母亲和父亲同时留在血脉里的两股势力。叶素息觉得很奇怪，她竟然会以这种方式想起他们。她爱他们吗？必然是爱的。就像他们爱她一样。只是，相比于爱别人，他们三个都更爱自己。所以，叶素息没有同别人一样，回过头去和故乡道别。

坞瑶，会出现在以后的梦境里吗？

她不得而知。

2

丽溯并不是个大都市，开往南京的火车也只有晚上8点的一个班次。叶素息拖着行李箱，站在铁轨旁，和零星的人群一起等待。清冷的月泛着蓝光，人与人之间保持着陌生人应有的距离，互相打量但尽量装作毫不在意。鸣笛声响，打着大型探照灯的火车从远处缓缓开过来。它的速度并不快，就像一个暮年的老者，喉咙里发出干咳，骨头与骨头磨损得是如此厉害。所有的一切都透着一股陈旧的气息。叶素息运气将行李箱抬高以方便跨上火车。车厢里还亮着灯，迎面跑过来

一个小男孩，嘴里喊着妈妈，睡眠惺忪，险些和她撞在一起。很多人早早地躺在了床位上，看见有人经过，下意识地抬眼打量。叶素息低着头快步寻找着自己的床位，十分钟后，走进7号车厢。下铺躺着的是一位中年阿姨，她看见走进来的姑娘年纪尚小，于是报以和蔼的笑，示意素息的床位在上铺，她可以踩着自己的床爬上去。陌生人的友善，让素息有些不习惯，她一边道谢一边腼腆地脱去鞋子。她爬得很小心，尽量不踩到下铺白色的床单。

入夜，叶素息睁着眼睛，将被子整齐地盖在胸前。熄了灯的车厢，安静又嘈杂：男人的鼾声，沉闷的呼吸声，女人的叹气声，孩子偶尔的啼哭声，乘务员每隔几分钟一次巡视的脚步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车厢在有节奏地晃动着，温柔极了，像母亲的子宫。

梦境里，叶素息发现自己回到了两岁的年纪。她被外婆抱在怀里，向白色轿车里的父母挥手作别。母亲和父亲的嘴角都挂着笑，他们从车窗里探出头和外婆说着一些她不明白的话。接着引擎响了，父亲发动汽车。车子远去的辙痕压在山路的黄土地上，扬起高高的尘土，黄色的干燥的沙砾直扑到素息稚嫩的脸上，一下子就迷蒙了她的眼睛，她被呛得大哭起来。当年，素息的这番哭泣，在那个不足百人的畲族村落里是很出名的。不足岁的婴孩，却懂得分别的伤心。外婆由此断定，这是个会让他们整个寨子骄傲的婴孩，可以给他们带去希望和荣光。素息很早就想纠正外婆的这个错误，当年的哭泣，只是众多偶然因素造成的假象。她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孩子，她无法带给他们预期的未来。

次日，清晨7点。列车驶进南京火车站。

南京火车站可以用富丽堂皇来形容。玻璃包裹之下的外墙，反射

着光线，半月形的棚顶被规则地切割成一个个菱形，四通八达的高架横亘在头顶，有一种极其摩登的感觉。南京的清晨，骄阳高悬，空气混浊而干燥，和垓瑤的截然不同。灰色天幕底下的阳光，爆裂火辣，没有遮掩，照得人两眼发晕。素息半眯着眼睛，觉得整个世界出奇的亮堂。这是她第一次和这座城市打照面。

唐蔚彦后来跟叶素息说，他第一次看到她，就是她站在南京火车站出口的时候。他从川流不息的人群里，一眼就把她过滤了出来。她和其他人比起来是有些不同的。她的脸上有种难以描述的神情。她站在那里，不茫然也不急于寻找，她就是站在那里，站在那里仔细地看。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没有初来乍到的胆怯，却有一种自省自觉的思维之光。唐蔚彦后来告诉她，那个时候，站在那挺着腰身抿着嘴唇的叶素息让他想到了一种植物——荒山上的狗尾巴草。坚韧、繁茂、野性，却兀自生长。他说，叶素息那种倔强冷硬的态度，就像名字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山野杂草。

“已到达，请放心。素息。”

“收到，祝你学习顺利。”

大约站在原地5分钟后，叶素息给父母发了报平安的消息。看着手机上比自己发出去的简讯还要简短的回复，素息不由摇了摇头。惜字如金的传统被毫无保留地遗传到骨骼里，他们的对话还不如一对刚见面的陌生人来得热络。素息将手机放回口袋，深吸了一口南京的空气，向着一早就准备好的新生接待处走去。

叶素息远远地就看见学校里欢迎新生报到的横幅，在一溜的大学

报到处里，招摇得有些突兀。叶素息跟在悠长的新生队伍后面，缓慢移动。来自不同地域掺杂着浓郁口音的普通话在陌生人之间来回寒暄，山东、湖南、哈尔滨、陕西、福建、新疆……叶素息走在最后，实际上并没有人要和她说话。手边的行李箱蓦地没了重量，起初吓了她一跳，她疑惑地向身旁看去，只看见一个身形高大的陌生男孩托着行李箱的下摆。他站在她的左手边，遮挡掉了直射而来的大部分阳光。因为来人背光的关系，素息无法看到他的真实面容，只有一大块一大块的光斑和阴影。原本就毛躁的头发在光影的参照里，显得尤为醒目。它们卷度夸张，质感粗糙，就像枫树秃的山野上随处疯长的杂草，在夏天里因为缺失水分，被艳阳烤得焦黄，近乎死绝。这让她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本童话故事，名字叫作《秃尾狮王》。那头没有了半截尾巴的狮子，就有着这么一个浑圆的脑袋。叶素息想到这里，觉得有些好笑，不由抿了抿嘴。

叶素息觉得即使再宽广的马路，也无法放下大都市里全部的车辆。它们头接头，尾接尾地粘合在一起。尖厉的鸣笛声此起彼伏，听的人心烦意乱。开校车的司机师傅是个面容普通，戴着墨镜，有些发胖的中年男人。素息不得不佩服司机师傅精湛的驾驶技术。他一面高声谩骂，一面见缝插针地寻找所有可以向前移动的马路空当。他似乎急于想要赶路，这样的迫切心情，让他一次又一次地按喇叭，直到喇叭再也发不出任何声响。叶素息觉得，这是都市生活所固有的节奏。这里的人们似乎从来不明白等待为何物，也没有什么耐心。他们总是急匆匆地低头赶路，按着喇叭，鸣着长笛，叫嚣宣告着自己时间的宝贵。谁也不愿意等待，觉得等待浪费时间，是种犯罪。

那个帮叶素息提行李的男孩叫作唐莳彦。他作为大三的学长，站

在校车内，拉着手把，以主人翁的姿态欢迎着大家来校就读。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依旧是那头像是狮子一样的乱发，其次是充满肌肉感的身体。他在原本愤懑的温度里透着燥热。这样的燥热就像是盛夏时分，你站在户外，吹来的一股热风让你浑身毛孔微张，渗出汗来。然后才是脸。叶素息觉得那并不是一张很好看的脸，可是却依旧夺去了她的注意力。唐苒彦所有的五官都带着一种上扬的弧度。嘴角也好，眼眉也好，颧骨也好，都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未经世事的弧度，呈现出来的是初入人世尚未削去的天真和最初的干劲。极其潇洒，极其乐观。和叶素息的截然不同。

学校坐落在整个大学城的最西端，离公交车的末尾站还有着长达一公里的距离。不过这是叶素息喜欢的距离，她曾经不止一次和宋喜宝说过，她最喜欢和她还有韶青楚走学校西门到公交站点的这段柏油马路。她们三个并排走在上面，冷峭的风不带任何遮掩地从前方吹过来，吹得她们睁不开眼甚至摇摇欲坠。她们必须牢牢拉住彼此，尖叫着往前奔跑，和冷风正面对决。每每在这个时候，素息就会觉得很快乐。

叶素息拖着行李箱徒步爬上四楼，用领到的钥匙打开 402 寝室的黑色铁皮大门。这是一个十分新式的寝室，一室一厅一卫一阳台，像个单身公寓。客厅宽敞，乳白色的瓷砖，被擦得一尘不染，白色的墙面上，一盏白炽灯，没有任何修饰。客厅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台 20 寸的老式电视机，和崭新的粉刷墙很不相称。素息打开电视，雪花点伴随着啸叫，吓了她一跳。听到声响，卧室的门忽然开了，探出一个小巧的脑袋。

如果唐蔚彦是叶素息在学校认识的第一个人，那么宋喜宝就是第二个。宋喜宝有一个小巧的脑袋，一头黑色的短发，碎发底下露出一对小巧的耳朵。一双丹凤眼微微下垂，微笑的时候那原本小小的眼睛便会弯曲成一对月牙，牙齿整齐洁白。接近1米7的身高，和瘦弱的素息一对比就像个小巨人。如此伶俐的脑袋却配着一副如此高挑的身材。可是，这并不妨碍宋喜宝的好看，反而延伸出一种性别混搭的中性美。自然，叶素息知道喜宝不喜欢这样的评价，所以她从来没有跟喜宝说过。

宋喜宝最先注意到的是叶素息的眼睛。眼珠黑得发亮，像某种说不出名字的小野兽，它还没有被驯服，闪着机警的亮光。它们不加任何修饰地看着她，看得人心底发慌。在盯着喜宝看了一会儿后，对面的女孩渐渐露出了笑容。喜宝发现，叶素息笑的时候，面部的容貌在顷刻间就起了非常大的变化。原本那种坚硬的略带审视的表情消失了。她的笑容恬静，毫无侵犯性，似乎整个人都渗透出一种暖暖的温度。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和之前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宋喜宝判断着。

韶青楚比她们都要来得晚一些。她打开门的声音大极了，几乎是用脚踹进来的。正是炎夏，韶青楚穿着一件鹅黄色吊带衫配着一条热裤，一双宝蓝色高跟鞋足有10厘米。叶素息觉得叉腰站在客厅里的女孩像极了小时候母亲为她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那是个八音盒。站在玻璃舞台上，身穿白色裙子，随着音乐转着圈的小女孩和眼前的女孩那么相像。“素息，你看，只要你好好努力，以后你也可以像她一样，在舞台的中心旋转。”母亲充满希冀的声音似乎犹在耳畔。

即使踩着这么高的鞋，韶青楚依然徒手将硕大的行李箱搬上了楼。不过韶青楚似乎是太累了，她顾不上和屋里的两个女孩打招呼，只觉